

在望山楼上读书

金晖

这世上有许多乐事，读书是其中一种。不过年轻时我并不太喜欢读书，喜欢书是后来的事，是在离开乡下到城里念书之后。我想大概和孤独有关，一下子离开了熟悉的乡村和玩伴，变得无所适从，是读书，带给我陪伴和温暖。

那时，我租住在老城区一栋叫望山楼的矮房里，房子很旧，隔音也不太好。因为还不太适应城里生活，通常写完作业后，我就早早钻进被窝。一天晚上，当我像往常一样躺下时，耳边传来清晰的说话声，是隔壁邻居家来了客人。他们正在兴致勃勃地聊金庸的小说，我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说话声，一时睡意全无。

直至他们离开，我才重拾心情睡觉。可躺了一会儿，竟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满脑子都是小说里的情形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去书店里找书，但价格都太贵了。正当我落寞地走出书店时，猛然看到对面有家写着“租书”字样的小店，赶忙去询问，老板笑盈盈地往书架上一指，上面满满当当摆着金庸的书。老板说五毛钱一本，按天算，可以租一个星期。我盘算了一下，觉得可以承受，便租了好几本回来看。过段时间，再拿去换新的书带回来。那些书很厚，每次把它们装到书包里背回家时，我都感觉像是在运送着巨大的幸福，一想到到这里，回家的步履也觉得轻快起来。

因为一段时间猛看金庸，很快我就成为班里第一个戴眼镜的学生。这让我看上去更像一个读书人了，莫名有了优越感，也萌生了看更多小说的渴望。我不知道这些书陪我度过了多少漫漫长夜，但当中的许多情节时至今日我仍如数家珍。我这个平时看上去文静的人，写的第一个小说竟是武侠，这或许就是受金庸小说的影响。尽管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武侠，但那份文学创作的原始冲动却在年少时便埋下了种子。现在想来，那真是一段异常充实、温暖的岁月呵。

如果说金庸的小说让我初窥文学的妙趣，那么真正让我对文字产生痴迷乃至敬畏的，是《红楼梦》这本旷世巨著。这部书也是从旧书店借出的，《红楼梦》中弥漫的气息和大观园中青年男女的趣事，慰藉了少年时独居异乡的忧，让我由衷感到文字的温暖与魅力。那时我已经稍微有点古文基础了，古文的隽永，雅致也让我沉醉。我想，曹雪芹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作家呀，能将日月山川、草木虫鱼、人情世故用诗词与小说的形式传达出来，做到无所不包、无一不精。其中的《葬花吟》，每次读到都令我感慨不已：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？”我以为，作家是这个世界上多情的人，他们对万事万物都怀有极大的悲悯与共情，又仿佛可以提前看到生命的尽头，有着极强的生命意识；他们是真正懂得人生的人，知道生命之短暂，人世之辛劳，因而总是对笔下的人物怀有难言的悲悯与宽容。

曹雪芹的这种气质深深影响了我，也让我明白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“好”。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读书的丰富，这样的感受愈加深刻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写作者好的状态。我也因此在写作时常自省，正如那句话所说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借书过程中，我又发现，那家经常光顾的旧书店还经营着卖书的业务，主要是一些旧版本的书。有些人宁愿花几倍的价钱买一本旧版本的古籍，也不愿意花几分之一的钱买一本新书，还有人为了搜寻老版的毛边书，天天“焊”在店里催着老板去搜罗。这些当年的读书轶事原本算不得稀奇，只是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和生活节奏的加快，纸质书的阅读越来越稀有，关于借书、淘旧书的记忆，似乎也因此变得愈加让人难忘。



被遮得严严实实，小路也消失在枯枝间。此刻，我的衣裤、鞋袜已湿漉漉，脸颊和手背被不知名的植物割得生疼。小高不语，在前面低头走着。我们一前一后，爬坡上坎，把背影甩进大山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想到偏远的和平村走走看看。曾经的和平村久藏深闺，直到10多年前道路修通，这片土地才广为人知。就在采笋的前一日，几位友人架不住我的软磨硬泡，随我驱车40公里来此。入夜，我们搭起帐篷，生起篝火，烹茶、煮饭、烤红薯，谈笑声响彻山谷。小高站在一株高大的松树下，看着我们，默默笑着。

偏僻的地理位置，一度使这里成为与世隔绝的秘境。秘境里藏着宝贝，有花岗岩、大理石、铅锌矿……可叫我说，最令人神往的，还是常青的森林、甘冽的溪水、清涼的气候。

竹笋出现了！成片的竹笋斜插在一处陡坡上，似一把把尚未开刃的宝剑。呈黄褐色的竹笋通身斑驳，或高或矮，皆透着勃发的生机。小高躬身钻进竹林，熟练地刨竹笋根部一掰，再轻轻一拧，一根竹笋就此采下。对于采笋，我完全是外行，只能有样学样。正埋头摸索时，一向话不多的小高却突然噤止。问明缘由，才知道是不得其法。采摘方竹笋无需锄头，只待竹笋破土后长到30厘米时徒

——

黎明照亮了一片红色的山岩，也照亮了红山文化。红山文化如初升的太阳，在松岭山脉和努鲁儿虎山，在西辽河和西拉木伦河流域冉冉升起。那束5000年前的霞辉，始终惊艳着世界的目光。

我不知道什么叫牛河梁，但我知道古老的大凌河两岸森林茂密、水草丰美。祖先们已经能够熟练地耕种，部落周围闪烁着谷穗的金黄。尽管那个时候的工具尚不够先进，但是先人们却在这里创造了史前文化的辉煌。

一件件石器、骨器、陶器和玉器，你看，它们是多么精致、精美，每一件都堪称艺术品。到底是什么样的手在上面打磨过？是什么样的思想在上面燃烧过？

牛河梁，像一首诗，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最为珍贵的时光。

二

东北地区已进入飘雪的季节，风有些寒冷。高高的白杨树挺着一身的黄。

牛河梁的先人，是如何度过东北的风霜雨雪的？他们在此坚守了无数岁月，从来没有想到再往南挪挪窝。

太阳升起，一声脆亮的啼哭，打破了牛河梁的宁静。牛河梁，又多了一个强壮的子孙。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们如何称呼，一年年就这样延续下来。我敢说，东北辽阔的黑土地上，到处都有他们的后人。

以前，我们一直以为中国的人类文明在中原，在黄河两岸，随着南北东西的发掘，史前文明的大家庭有了越来越多的成员。事实证明，红山文化时期，确有一条南北交通通道，从内蒙古赤峰沿老哈河南下，或从大凌河溯流而上。两条道路会合后再入濡水和玄水，翻越燕山山脉进入中原。那神秘的辽西走廊，就此开启了

我的“诗人梦”

黄璋尊

——

那年七月龙眼熟，我和几个小伙伴攀爬在树上摘龙眼，忽闻树下有人叫我的名字并喊道：“考上啦，考上啦！”我一激动，忘了自己是站在树枝上，双脚用力一踩，“哗啦啦啦”，连同树枝树叶一起坠落地。整个过程脑子一片空白，懵懵懂懂地发现自己站在了泥土地上，我才有脚了脚踏实地的真实感。啊，暨南大学，我考上大学了。

这“从天而降”的喜悦，相隔半个多世纪了，我仍清晰记得。

我考上大学，村里人奔走相告，母亲和我却是又喜又忧，要到广州读书，需要一笔颇大的经费，可家里的收入只勉强够一家老小糊口。考虑到我家困难，学校给了助学金，每月除伙食费外，还有4元零用。就这样，我在校园里度过了5年“富足”的生活，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上，都是我从没感到过的富足。那个时代的文科生几乎都在做着—一个“诗人梦”，我对诗歌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。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阅读诗集，找来报纸副刊上发表的诗歌学习，常常忘记了时间。这引起管理员林老师的注意，她不时站在我身后悄悄地观察我，时间久了，还会劝我：“休息一下吧！”见我抄录诗集辛

苦，她偷偷告诉我，图书馆要淘汰一些破损旧书，我可以带些回去。就这样，我拿到了一些破损、缺页的诗集。后来，这些盖有“暨南大学图书馆”印章的书，跟随我搬来搬去，一直保存至今。我很少去翻开它们，生怕一翻动，书页就会碎裂。诗集里的那些诗我大多记不住了，但我依然记得林老师慈蔼的模样。

读大三时，原广州军区的一批军旅诗人时常在军区礼堂举行诗歌朗诵会，有时还会举办讲座，深受大学生、诗歌爱好者的喜欢，我常常去听。我们学校与军区礼堂相距甚远，往返坐公交车要花3角钱，这对于一个靠助学金读书的学生而言确实是笔不小的花销，我必须从牙缝中挤出开支。通常为了赶时间，我会咬咬牙花一角五分钱坐车前去，回来则以步代车，几乎穿越小半个广州城回到学校。路途虽远，但仍沉浸在诗歌激情中的我丝毫不觉得累，耳边萦绕着琅琅诵诗声，漫天的星星就像是我的灵感在闪烁。那是多么幸福而浪漫的夜晚啊。回到宿舍已是半夜，为了不打扰舍友，我悄悄地摸黑钻进被窝，带着我的“诗人梦”一起睡去。后来班里有个广州本地的同学被我的痴迷所感动，便将自

手采下。此时若采摘个头太小的竹笋，一则口感欠佳，二来也太浪费。我听后恍然大悟，手中的竹笋竟都尚在“襁褓”。

竹林里，小高钻进钻出，手脚不停。我却被荆棘所困，刚吃力地移动几步，随即笨拙地立在原地。劳作之际，小高不再沉默，心底的话也如这片竹笋般纷纷冒了出来。

早些年，当地乡民生活艰苦，只能在远近山坡上种土豆、栽玉米。一年到头，除去口粮，再也挤不出娃娃的衣裳钱、学费钱。儿时的小高看着

——

凸的肌肉，柱子一样的四肢，长而宽的背脊，灌木丛一样的鬃毛，尤其是那坦荡如雪原的眼神，让人好生羡慕。一只矮壮的白狗在雪地里东闻西嗅，见人来不吠，也不躲避。起初我有些怯它，远远站着不敢动。它抬头望望我，停留片刻之后，跑进了风雪深处。

雪越下越大，禾木村的尖顶小木屋，像奶油面包，让人想起曾经流行的新年贺卡。忽然想起身在武汉的一位朋友，她的娘家就在布尔津县城，于是给她发去几张照片。她很快回复说，禾木的一些木屋是她父亲建的，当年他是一个包工头。因为这句话，禾木顿时亲切起来，似乎也成了我的禾木。

流水哗哗，如古琴之音，引我们来到河边。云雾峰下，村庄边上，远看细如纱线的禾木河，其实宽可荡舟。河水呈宝蓝色，自雪山浩浩荡荡奔腾而来，一路大浪涌，无数雪片借着峡谷来风，如千万箭簇急急射入水中，随即没而不见。我们站在大桥上，凭栏张望，目送流水。在水之涓，林海苍苍茫茫，白桦、雪杉和新疆落叶松清爽峭峭，清人肺腑，长人精神。

耳边有马蹄声响起。扭头一望，一位老马骑着一匹枣红马从桥上穿过。他白须飘拂，风雪扑簌之中，高逸如隐者。那马打着响鼻，啾啾啾啾，骄傲又健硕。这一幕，当时恍惚以为身在梦里，后来想起，仍仿佛不是真的。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一道新的人类文明的曙光。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，先人们是如何凭借一双脚完成这种互通的？

牛河梁遗址共出土3件玉猪龙，我看到了其中一件绿中泛黄、透亮圆润的玉猪龙，据说它对红山文化玉器时代的确定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。而它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、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龙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我还看到了青白泛绿的龙凤玉佩，那不就是人们喜欢的龙凤呈祥？如此说来，将近6000年时间，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。

牛河梁的太阳

王剑冰

高而平阔的遗址上，我看到了3层石料垒积的圆形祭坛。天是圆的，地是方的，这是中国流传了数千年的宇宙观。3层台阶的祭坛，提示着我们：一是牛河梁人不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已经有了组织和信仰，有了神圣的期望，他们尊崇祖先、敬守礼仪，表现出社会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；二是他们已经懂得建筑审美，懂得以中轴线构筑的对称设计，这是多么超前的理念。

祭祀遗址现场，郭明不停地说着，身后是松柏组成的森林。这位毕业于南京大学的考古研究员，已经在牛河梁工作了十几个年头。她太熟悉这方热土了，几乎天天都在与牛河梁交谈，仍然没有谈完。

郭明说，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，在牛河梁遗址就发现了女神庙。

十分具有说服力的是，一尊较为完整的泥塑女神头像在庙内出土。尊贵的女神头像，眼嵌玉石，耳垂饰物，额顶有箍环，鬓角有系带，显得端庄而威严。这证

明，红山人已从自然崇拜、图腾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。山河肃穆，火焰升腾，牛河梁人匍匐于祭台之下，隆重地表达他们的信念与希望。之后，他们又将进入生活，迎接预想不到的艰难。

每年的雪都会来，雪知道怎样锤炼这些躯体和精神。雪一次次地覆盖。然而，当牛河梁完全遮严的时候，仍旧会有一只手从雪下伸出，而后又是一只手。他们就像不屈的草一样，坚强地习惯着，习惯生存。

三

我在牛河梁的最高处久久站立。东北大地上的祖先啊，你聪灵的智慧，引燃了一个个叮咚作响的岁月。沉重或轻巧的敲击声四下响起，那是坚毅的敲击、敏捷的敲击，让生活更加充实，让生命更有意义。没有什么能阻挡这种追求，野兽、寒冷，甚至水患、地震，我们的祖先都坚强地存活下来，就像牛河梁的太阳，一次次照亮这片大地。

不错，牛河梁是一方净土。祖先们选择这里，感受着这里的水土、这里的光照。我似乎接通了古人的心灵，想象着他们如何举动，如何念想，甚至如何发声。

那些岩石，印满了他们的影子，打磨的，雕琢的，搏斗的，耕作的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，肯定还会有，现在只是打开了厚重历史的一个册页。事实上，每一只陶罐、每一粒粟米，乃至每一条河流、每一座山梁，都在释放着人类文明的密码，它们共同融入或是推动了历史的进程。走在牛河梁遗址上，我的脚步缓慢，我不知道会踏响或路醒什么。

太阳又一次升起。辽宁朝阳这个地名，好像就是为牛河梁的太阳而取。风中，群山似经过了一场洗礼，凝重而深沉。古老的大凌河，依然滔滔滚滚，宽阔如带。

——

车借给我用。有了这辆自行车，我的“诗人梦”简直如虎添翼，出去参加文学活动更频繁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广西“支边”建设，待过地质队，下过农村，生活虽然艰苦，但“诗人梦”依然不泯，在青山绿水边，在乡村田园里，我不忘读诗写诗。由于工作需要，我也写些新闻报道、杂文散文之类的文章，最终，我依靠文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成为一名副刊编辑。

小女儿出生后，从她牙牙学语开始，我就教她背唐诗。孩子不知唐诗为何物，以为唐诗是“糖诗”，大概是因为我经常买糖奖励她多背带来的误解。从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”到较长的诗，孩子乖巧受教，也欣欣然喜欢这些朗朗上口的

“糖诗”。也许因为这些诗歌的熏陶，她开始有诗的发现，喜欢联想、比喻、形容，譬如家里刚孵出壳的小鸡颤巍巍在地上走动，她就说像妈妈的毛线团在地上滚动，还把天上的月亮说成是星星的妈妈……妻子说这孩子古怪，奇思异想多，我却有些得意地回应：“这是我的‘诗人梦’在成长！”女儿果然没有辜负我的冀望，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实现了我大学时代的梦想。

岁月悠悠，我今已年迈。昏花的两眼望去，迢迢来路皆已朦胧，依稀可见的是那个在图书馆埋头抄诗的文学青年，那个夜晚骑自行车赶去听诗歌朗诵的身影。我觉得，我用一生的酸甜苦辣写下了一首诗。

大地

冬天的清晨，下着细细的小雨，有些寒意，在苏州人习惯了的阴冷中，就到了腊月初八。腊八是个温暖的日子，是个有味道的日子。这一天的凌晨，苏州的各大寺庙，像西园寺、寒山寺、报恩寺等，纷纷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有的队伍长出去几里，在细雨中，在寒风中，大家的脸上是笑意盈盈，内心涌动着“年”的喜悦。这是苏州这个地方延续了数百上千年的习俗：腊八节施粥。陆游曾有诗句：“今朝佛粥更相馈，反觉江村节物新。”

精心挑选赤豆、黑豆、花生、大枣、桂圆等十余种食材，端起这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，过年的气氛立刻就来了。

别以为传统的习俗只有老年人在延续，你看看人群里年轻的面孔和衣裳，竟然占了一大半。

也别以为这都是苏州本地人的习俗，你听听那苏州话或苏式普通话的背后，天南海北的方言，早已经和苏州话融成一团了。

许多人大半夜就来了，许多人为此会兴奋好一阵子。那几天，路过苏州的某一个角落，你或许就能听到“腊八粥”这三个字，是香的甜的，是沉淀了过往的，是弥漫着喜庆的。

或许也有人理解，冒着严寒排队长领一碗粥？就为那一口粥吗？

为的是一口粥里的仪式感，为的是仪式感里的认同和欢喜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，对“年”的欢喜。传说很久以前西园寺内来了个布袋和尚，在厨房干活，平时看到有食物掉落，他捡起来晒干，再收入自己的布袋，后来有一年灾年，腊八无米下锅，布袋和尚把自己布袋

里收藏的各种粮食拿出来，烧了一大锅粥，大家一喝，味道太好了，这就是腊八粥。后来成了佛门的规矩，并被延续下来。

传说挺好，只不过苏州寺庙腊八节施粥，其实只是苏州腊八的某一个场景，更多的场景，是遍布在苏州的大街小巷、城市乡村的。

送腊八粥的习俗，一直在苏州普通百姓中间传递，从以前的乡邻，到现在的社区，从以前的私宅，到现在的公园，腊八那一天，许多热心的市民，自己精心烹制腊八粥，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分发给附近居民，并逐一送到物业、保洁人员等一线工作者手中。

也有邻里之间互赠，也有单位食堂的加餐，还有街头小吃店的特制……每一粒米、每一颗枣，都凝聚着这一年的总结和对新一年的期许，苏州人的友好、宽厚，苏州文化的宽容、和谐，尽在这一口粥里呀。

在腊八这一天，苏州人将习俗演绎得如此接地气又如此独具魅力，让人们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暖暖的温情和浓浓的乡情。

万事“粥”全，苏州人做事，就是细致的，更希望是周全的。

腊八和腊八粥，就这样从历史的深处走来，走到今天，既保留了历史的味道，又增添了一碗粥带给苏州人的味觉享受和精神滋养。

有人说，一碗粥可以温暖一座城。有人说，苏州文化是渗透在民间的，是有生长性的，更是有自己的独特性的，于是，苏州人就用一碗腊八粥，开启了“年”的序幕。

过了腊八就是年。

喝过腊八粥，年的味道就越来越浓了。



——

版画《花房一角》，作者李平凡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——